

# 忠魂離恨天

## 國府過去的軍中人權

● 蕭孟麟（旅美作家）

### 抓人補缺賣放壯丁

中國對日抗戰八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那段時期，全國軍民無不受到極大痛苦。淪陷區的老百姓受到日軍和漢奸的欺壓，還可說他們是敵人；大後方的老百姓受到特權階級的「自己人」欺壓就更加不合理了。但受到最不合理待遇的，卻是真正拿起槍桿捍衛國家的陸軍。

軍閥割據時代，士兵的待遇不壞，只是新餉常有拖欠，一般情形是押後三、四個月才發。士兵的零用錢是從菜錢（副食費）裡勻出來的。如果有人問「月頭了怎麼還不關餉？」老兵就會說「你怕是新來的！」那時軍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好吃懶做去當兵」，就可以看出當兵的待遇不是很壞，也由此衍生出「好男不當兵，

好鐵不打釘」這句話來。

抗戰前，中國沒有兵役制度。到抗戰開始一兩年後，才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獨子不當兵」的規定。有錢人家子弟不願當兵，拿錢買通保、甲長（相當臺灣現在的里、鄰長），一時賣放成風，到處抓人補缺。也有以自身出賣冒名頂替，再伺機逃跑的。新兵連長也賣放壯丁，每當新兵逃亡或被虐待死亡過多時，連長也沿途抓人湊數。所以那時的老百姓，他們從被抓來當新兵（稱為補充兵或「壯丁」）那時起，幾乎就注定了要死於非命。其中大多數並非死於敵人炮火，而是被「自己人」虐待折磨而死。

在補充兵訓練處所內接受訓練時，所受的是非人待遇，不但吃不飽，還有餓死的。幾十人用長繩拴成一串，防逃，連行

軍、睡覺、大小便都不放開。由於補給失常，寒冬已至，尚不能領到棉軍服，到了夏季還沒有單軍服換季。命大的熬到分發至戰鬥部隊，菜雖然看不到油花，飯還能吃得飽，就算幸運了。不是政府待遇有差別，而是連排長怕在火線上挨「黑槍」，不敢刻薄他們。至於新餉，那就少得可憐，只是象徵性的意思意思而已。

香港出版的「大國之魂」中曾引用前遠征軍第八軍一〇三師三〇八團的袁德均，他被抓充當壯丁的經歷，大要如下：

袁德均一九四三年七月背了一簍早稻去趕集，剛出門就碰上抓壯丁，被抓了去當補充兵。

壯丁都是用麻繩網著左臂，幾十人一串，用槍押了往南走。白天走路，晚上圈成一圈睡覺。逃跑被捉回來的就活活用板

子打死。他們走了一個多月才到雲南的馬關，就是那時打仗的老山前線。沿途天天兩餐稀飯，一人一碗，清得跟米湯一樣。才到安順就餓死人。袁德均有個老鄉叫陳世行，讀過初中，也被抓了來。他當分飯組長大公無私，才走到雲南的富源自己就餓死了。路上至少餓死了一半人。

他們先被關在軍營裡受訓，立正，敬禮，下操，然後才分到戰鬥部隊。袁德均被分在第八軍一〇三師三〇八團當步兵。先是駐在馬關，天天出操，挖工事。

他說當兵的伙食比壯丁的好得多，每餐都能吃飽，有時候一月能有幾回肉吃，也不挨打。原因是當官的害怕上前線挨黑槍，所以對他們還很照顧。袁德均認為他家裡有田有地，雖不富裕，也餓不死，所以第二年部隊換防到文山他就逃跑，跑了三次都沒有跑掉，要槍斃，幸好排長是他的遵義老鄉，說了情才放過他，他終身不忘那老鄉的大恩。

### 高官享受士兵受苦

曾任美國國務卿（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九）的魯斯克（Dean Rusk），在其自傳「Waging Peace and War」第一〇六頁中，有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美國的「中、印、緬戰區」服務時，在昆明親見許多手被長繩拴在一起的年輕人從街頭走過。他查問後得到的回答是：「他們都是『志願從軍』者。」

魯斯克的自傳中，也提到藍姆伽（Rammgarh）受訓的「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駐印軍在緬北作戰時的一些情形。該書第一〇五到一〇六頁，有不但每月發餉要把士兵集合起來，由美方人員把現鈔逐一直接交到每一個士兵手裡，要不然就會被部隊長剋扣；甚至連供應中國部隊防治瘧疾的奎寧丸，也怕部隊長不管士兵死活，把藥拿去賣了，要像發餉一樣排好隊，由美方人員把藥丸直接放入每個士兵口中。

直接帶兵的高級部隊長就不同了，他們的享受令人嘆為觀止。第一次緬戰時，中國援緬軍第六軍軍長甘麗初，在戰地就曾以法國名酒招待史迪威。中國駐印軍反攻緬甸時，在進攻密支那期間，魯斯克曾騎驢去前線和中國部隊盤桓幾天。他十分驚奇地發現孫立人的晚餐竟有魚翅羹，孫立人還告訴他這些魚翅十天前還在上海呢！為何直接帶兵高級部隊長能有如此享受？原因是當年部隊的糧餉，是按編制人數

由部隊長領取；軍中的副食也是發給代金，由基層單位（連或排）就地自行採購。高級和中級帶兵官因有「空缺」可吃（吃空缺就是吃虛有人數和實有人數的「差額」，也就是有其名而無其人的人數，其糧餉補給皆被收入私囊。在當時已是公開的祕密，是蔣中正籠絡部隊長的手段），其空缺的多寡，由各部隊長視情況自行決定，並無一定標準。一般而言，高級部隊長約吃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中級部隊長則為百分之十至二十；所以一個師的實有人數可低至只有五千人。低級部隊長沒有空缺可吃，就剋扣薪餉副食費（當然也有例外，我就知道一個叫陳敏的排長是有辦法的人，吃兩名空缺之外，還把排裡的人派回家當勤務兵）。

吃空缺吃得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宋希濂。民國卅八（一九四九）年秋，他做川鄂湘邊區綏靖主任，轄有兩個兵團（兵團相當以前的集團軍，或現在臺灣的軍團）自兼其一。他向國防部報領十七萬人的糧餉補給，國防部雖然懷疑，但抗不過蔣中正、蔣經國對他信任倚重，責成國防部對他優先補給。共軍來攻時，宋希濂不敢接戰要求退卻，自承只有五萬人。參謀本部

竭力調兵遣將增援，不料蔣中正卻以國民黨總裁身分親自准他撤退，原來實有兵力還不到兩萬人。這些人在他帶領下一路向西奔逃，抵川康邊區大渡河時只剩兩千人，他被俘投降了。追擊他的共軍只有八百人！

嚴厲處置逃兵雖是普遍現象，也有反致倒楣的。在重慶附近的龍門場，一個新兵連長，把一個接連逃三次的壯丁抓回後，在嘉陵江邊當眾把他槍斃了。不料當時

正有一位大老——民主同盟主席張瀾（表方）（他後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位副主席之一）「躬逢其盛」，一怒之下，具狀告到蔣中正處。三天後，這位連長也被抓到同一地點正法了。

還有一次，蔣中正得到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蔣夢麟的報告，詳述新兵受虐待的情形，他雖不相信，還是不得不親自就近去重慶打銅街一個新兵連那裡走一遭。

大約上午十點半鐘，骨瘦如柴的新兵正在喝稀飯。連長解釋是米吃完了，領米的還沒有回來，他怕新兵肚子餓，所以先煮點稀飯給他們吃。但看了新兵的身體，和喝稀飯的樣子，蔣中正不相信連長的話，就向新兵表明身分，要他們說實話。聽

完新兵的話後，正好蔣的愛將兵役署署長程澤潤（沛民）中將，在席開五十桌，慶祝他五十歲生日的宴會上，聞訊急忙趕來。蔣中正生氣地說他吃得那樣肥頭大耳，要他看看他的兵，並叫他在那裡和他們共同生活三天。蔣轉身離去時，程連忙跟隨恭送，不意被蔣誤會為不服從命令而大怒，回身以手中拐杖著頭就打，把程的軍帽也打掉了。

程澤潤被拘押多日，蔣本已忘懷，不意程妻求得白崇禧、馮玉祥、戴傳賢等出面說情，反而引起蔣的怒火，下令立即槍斃。知情者人心大快，時為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六日。

孫立人將軍擔任新卅八師師長時，部隊剛從緬甸撤退來到印度藍姆伽，病傷官兵千餘人被塞入訓練基地的席格雷夫的醫院（Seagrave's Hospital）中。某日，有一軍官與院中緬甸護士發生衝突，拔出手槍威脅，被 Seagrave 和 Grindlay 兩位醫生狠揍了一頓，事情到此本已平息。不料孫立人師長據報，立即帶人把此軍官拉出，就地槍決。席格雷夫對此憤憤不平，把這件事公布出來，被史迪威的另一隨員 Fred E. Hinge 寫入了一九四六年美國紐約雙日書

屋（Double-day & Company, Inc.）出版的「憤怒在緬甸（Wrath in Burma）」第一四三頁中。

### 爭奪美援不擇手段

中國遠征軍在雲南時是美援武器優先受援的對象，關麟徵中將的第九集團軍那時駐紮在滇南（即雲南南部）防止日軍從安南進攻，因為沒有立即戰鬥任務，所得美援較少。他為了爭奪美援裝備竟不擇手段，官兵扮強盜搶劫美軍運輸車輛。先是搶落單的，以後更連車隊也搶走，並殺傷了美軍押運士兵六人。事情鬧出來後，發展到意想不到的結局。出事的軍長一面請求原諒，把一隻新砍下的手送到美軍方表示查處誠意，數日後更集合該軍某團參與搶劫的官兵約五百人，邀請美方恩斯樂上校 Col. Philip Enslow（美軍地區指揮官）參觀「處置」。軍長一聲令下（手勢），二十挺機關槍一齊開火，把那五百人全部打死。恩斯樂上校掩面而走，還聽見零星手槍聲射擊尚未斷氣者。他回去飯也吃不下。關麟徵總司令還問恩斯樂的上司寶爾恩將軍（Brig. Gen. Frank Dorn），對如此處置是否滿意？那五百人真的都是參與搶

劫美援裝備的麼？他們又是受誰指使？真的他們自身罪有應得嗎？

來到臺灣後，軍中情況雖然改善很多，和社會上相比還是差的很遠。那時的參謀總長周至柔，曾提出「三軍一家、如兄如弟，三軍一體、如手如足」的口號，號召軍中團結。不意卻被孫立人註解為「三軍一家、如兄如弟，空軍是兄、陸軍是弟；三軍一體、如手如足，空軍是手，陸軍是足」。以後臺灣軍中更規定不可打人，代之以「軍紀實踐隊（即一般稱為管訓隊的）」來管訓「頑劣」士兵。

在管訓隊裡的非人生活，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有些被冤枉送去的，就在隊裡萬般忍耐，力求表現，以求早日開釋，得有報仇之日，所以軍中血案時有所聞。據說何應欽將軍出席世界道德重整會，發表有關臺灣人權的演講時，被一場偷拍的管訓隊紀錄片弄得灰頭土臉。因此，這個軍紀實踐隊就被迫取消了。

抗戰時和勝利後，常有蔣中正利用抗戰消除異己的傳聞。當時我一方面是年紀小，另一方面也是相信政府宣傳，認為蔣中正正是民族救星，不可能做這樣事。

最近，我研究抗戰時期蔣中正史迪威

衝突那一段歷史，竟發現真有其事。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日，蔣中正對史迪威指示緬甸作戰方針時，親口說出一個他親身經歷的例子：「不久前，日軍進攻鄭州，當時中國有三個師可用，我非常技巧地只用一個師守鄭州，命令他們戰至最後一人。我把剩下的兩個師後撤五〇里。日軍消滅了守鄭州的那個師以後就不再西進。你知道原因嗎？這是心理學，因為日軍領教到那一個師的堅強抵抗後，他們根本就沒有膽量再西進攻擊那兩個師了。」史迪威對此極感寒心。

### 忠魂之士不得安息

抗戰時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上將，是唯一敢對蔣中正說「不」的戰區司令長官。由於他非黃埔嫡系，所以得不到正常的補給，蔣中正幾乎是讓其自生自滅，藉日本人的手來消滅他。

一九四四年日軍進攻湘西（湖南西部）時，陳納德為保護他的主要基地，傾全力支援衡陽守軍，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一日，六十八天之間一共出動了四四五四架次飛機攻擊日軍，但未收到預期效果。他（陳納德）曾在其自傳中寫

下，只靠空軍無法阻止日軍的攻勢。

陳納德知道軍政部不肯發武器給薛岳，他不得不於該年七月二十七日建議史迪威，由他的空運配額中讓出一些噸位載運美援陸軍武器，不顧蔣中正反對，而直接撥發給第九戰區。但他不知史迪威已經於六月十三日，由廣西桂林以火車載運一批武器彈藥到湖南衡陽（計有九門三七mm戰防炮暨炮彈三千發，兩百挺戰防槍暨彈藥六千零八十發，廿挺中國製馬克沁重機槍暨彈藥廿一萬八千六百發，廿六挺英國製比靈式輕機槍暨彈藥一萬三千七百廿八發，兩具火箭筒暨廿發火箭彈，並另撥四十八門七五mm山炮，裝備並訓練四個炮兵營），被蔣中正知道後，嚴令史迪威嗣後未得他（蔣中正）親自准許，絕對不得再發武器彈藥給第九戰區，「以免落入土匪之手」。

魏德邁繼任中國戰區統帥蔣中正的盟軍參謀長及駐華美軍總司令之後，也曾一再的要求蔣中正撥發武器給薛岳，但均不獲准。他（魏德邁）迫不得已，只好直截了當地問蔣中正：「是否不相信薛岳？」蔣卻答非所問地說：「他是老革命同志」。

此外，史迪威在華北曾和一位「國民黨的劉將軍」有過如下的對話：

劉：是的，我們損失重大，約六十萬人，但那「實在是一件好事。：中國士兵都是強盜、土匪、小偷和流氓。所以我們把他們送到前線去送死，這樣我們就可以消除這些不良分子。」

史：他們的薪餉是多少？

劉：每月八元，「如果再多他們就不要打仗了。」

史：抗戰還會拖多久？

劉：至少還有一年，或許兩年。到那時日本的經濟就會崩潰，日本兵會想家，世界列強也會參戰。日本佔領中國土地越多越好。「看遠一點，日本人會像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被中國人同化而消失不見。」

史：如果中國被封鎖，中國如何獲得食鹽和汽油。

劉：日本佔領中國土地愈多，中國剩下的土地就愈少，「所以我們活動的範圍也小」，需要的汽油也少。

史：為何不多用些知識分子充任軍官？

劉：「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都是膽小

鬼。他們會逃走。因為我是一個大學生，所以我知道。」此外，「中國人長遠以來就已經學會用下等社會的人去打仗。貴族只起個頭，然後就由人民接下來替他們拼命。」劉將軍還指出英國人用印度人替他們打仗，法國人用摩洛哥人和安南人，現在日本人不是也正在用蒙古人和滿洲人嗎？

這位「劉將軍」是誰，史迪威並沒有說出名字來。但在「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一九一一—四五」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和「The Stilwell Papers」這些書中，只有 Liu C.S. Gen. Liu Fei Col. Liu John Liu (Kuomintang general) Liu John Maj Gen Liu Ching Liu Fei 這些姓「Liu」的人名字出現過。Liu C.S. 在開羅會議時是蔣中正的隨員，那時還是上校，Liu John 是史迪威的中文老師，也是上校，Liu Ching (柳際明) 是薛岳的部屬，不可能跑到華北去。只有 Liu Fei (劉斐) 階級最高 (中將)，是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次長。只有他才能知道這些內情，也只有他才有可能說得出這些話。

他曾留學日本 (士官學校及陸軍大學)，有蘇秦、張儀之辯才，事情不論正反兩面，都能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是蔣中正極為寵信的智囊之一。他也是國府在抗戰勝利後，新成立的國防部的作戰次長，把蔣中正弄得連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蔣中正還派他去北平當和談代表。他既已「達成搞垮國民黨政府」的任務，當然就一去不復返了。不過史迪威既沒有指明是他，所以我對此也保留存疑的態度。

可憐的是這些真正拿起槍桿捍衛國家的士兵，生前受盡折磨命大不死的被分發到戰鬥部隊，又被蔣中正借刀殺人。為國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還要被誣為強盜、土匪、小偷和流氓，使這些忠魂不得安息。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